



做一個 忠實能幹的勞動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371.11

863

做一個忠實能幹的勞動者

書號：3006

編輯兼：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

太原市精營西邊街三十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山西分店
太原市東崗村新民街

印刷者：太原印刷廠
太原市成方街七號

32開 26頁 30,000字

1954年6月太原初 版

1—30,060

1954年6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定價：1,800元

目次

- 我們有改造農村的責任……………(一)
- 金星獎章獲得者吳春安給全國農村高小、初中畢業生的信……………(六)
- 吳明亮……………(九)
- 在農業生產戰綫上貢獻自己智慧的一個中學生……………(一六)
- 一個農業生產戰綫上的高小畢業生——路崇興……………(二〇)
- 農村新生活的建設者——徐建春……………(二九)
- 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是光榮的……………(三二)
- 高小畢業生耿素娟……………(三七)
- 用自己的勞動建設新農村……………(四一)
- 記高小畢業生張華英……………(四四)
- 我要爲農業集體化而奮鬥……………(四八)
- 年輕人的好榜樣……………(四八)
- 記高小畢業生馬馴參加農業生產的前後……………(四八)
- 北常堡積極參加農業生產的八個高小畢業生……………(四八)

我們有改造農村的責任

馬鐵丁

我曾經接到一封農村來信，信上說：目前仍有一部分高小畢業生不安心於農業生產，準備繼續升學或到城裏進工廠和找其他職業。在他們中間流傳着一首打油詩：「莊稼戶一年幹到頭，春天扛着小鋤頭，夏天披着蓑衣頭，秋天扛着小鋤頭，冬天穿着棉襖頭，幹活幹到午晌頭，吃不好飯幹活沒勁頭。」

信上又說：他們覺得高小畢業以後還參加農業勞動是棟梁之材作了燒火棍，大材小用，又可惜又丟人。

把這封信說得更明白一些就是：農業勞動的體力負擔是繁重的，農村生活是艱苦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低下的，因此，留在農村裏生產或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是實事求是的人，決不這樣：你說農村落後，我們一定說先進，你說農村生產力低，我們一定說高；你說農業勞動很笨重，我們一定說非常輕鬆、愉快。

但是，我們說農村落後，生產力低等等，也決不能孤立地去看問題，要從它和周圍的聯系，要從它歷史的發展中加以客觀的分析。

如果把今天的農村和昨天的農村比較，解放後的農村和解放前的農村比較，土地改

革後的農村和土地改革前的農村比較，那就不是什麼落後，而是前進了，大大地前進了一步。

在從前，政權是在地主富農手裏，現在政權是在勞動人民自己手裏了；

在從前，廣大農民種地主的土地，現在種自己的土地了；

在從前，生產幾乎是停滯的，生活是窮困的。現在生產年年發展，生活不斷改善。

文化科學知識，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開始普及到農村、農民手中去了。從前地主富農壟斷了農村的一切，也壟斷了文化，普通農家子弟，是被奪剝了或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現在廣大農民子弟都可以上學。正因為這樣，小學畢業生大大增加，要全部小學畢業生都能升學，事實上是一時所辦不到的。但這僅僅是發展中的困難，前進中的困難。是可以克服、可以解決的困難。

今天的農村比起過去，已經有了很大進步，還在繼續不斷地進步，今天比昨天好，相信明天一定比今天好。因此，在農村裏生產或工作，不是沒有前途，而是大有前途。把今天的農村和今天的城市比較，把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比較，一般地說來農村、農業生產確實是比較落後的，但是，我們對於這種落後，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態度：

第一種，鄙視農村、農業的落後，甚至利用農村暫時的落後，去欺負農民、欺騙農民。過去的地主、資產階級正是這樣的，一直到今天為止，也還有些不法商人——是我

們所常見到的——專門鑽農村落後的空子，千方百計地去剝削農民。「葡萄熟了的時候」這部影片中就有這麼一段，不法商人鑽農村消息閉塞的空子，葡萄行情本來是二元一斤，不法商人殺價收買，祇出八百元一斤。政府規定用市秤收購，他仍用老秤收購。

像不法商人那樣去對待農民、農村是我們所堅決反對的。我想，廣大農村青年中像不法商人那樣的人，可能是極其個別的，也許有些地方就根本不存在。

第二種，你落後你的，我進步我的。農村落後嗎？那麼，好，我離開你這個「倒霉」的地方，一走了之。這種想法，也就是逃避現實。今天的農村，是你的，也是我的，我們大家都有責任。我們是國家的主人翁，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能不能說，我們祇做城市的主人翁，不做農村的主人翁，祇做生活好的地方的主人翁，不做生活艱苦地方的主人翁。顯然不能。農村落後，我們有責任提高它，幫助它改進。農村中文化已經不足了，已經是個缺陷。如果是個具有責任感的人，不是正應該幫助它提高、幫助它彌補嗎？然而，事實並不是都是如此的，許多農村青年，一認識幾個字，比如說高小畢業，就馬上自以爲了不起，就立即想到最好離開農村，到一個其他什麼地方，去施展自己的抱負。

這樣下去，其結果必然是：農村裏稍有文化的人，不斷外流。那麼，農村裏沒有文化，也就永遠沒有文化，農村落後，大家聽之任之，讓它永遠落後下去。既是國家的主

人翁，對於此心何忍？

是不是農村裏根本不需要文化？有文化的人放在農村裏是一種浪費呢？不是，絕對不是。農村裏需要文化的地方，需要文化的時候，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在農業生產合作社裏要找一個能寫能算，忠實可靠的會計，就很不容易。這不過是一個很小的例子。隨着農業社會主義的逐步改造，隨着農業生產的逐步發展，我們將要用新的技術和新的經營管理方法，來代替舊的技術和舊的經營管理方法，我們將要逐步培養自己有理論又有實際經驗的農學家、農業技術人員，在農村裏也將有自己的工廠、學校、電影院、圖書館……所有這些，都需要文化，都需要科學技術知識。社會主義的創造和完成，與高度發展的文化、科學水平分不開的。

總的說來，今天在農村裏並不是什麼文化過剩，而是文化不足。

把落後變先進，把農村的水平提高到城市的水平，有賴我們的主人翁的自覺，有賴於把這種自覺變為自己實際的行動。有賴於自己的先鋒作用、模範作用，積極地參加農村改造工作，積極地在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事業的各項建設。

因此，第三種態度，才是我們所應該採取的態度，那就是安心於農村工作，和羣衆打成一片，參加農村裏政治活動和生產活動，虛心地向農民學習，而又在文化上，在他強於廣大農民的方面幫助他們前進。

在農村中工作有前途嗎？端正自己對農村的認識，明確自己的責任，採取正確的工

作態度和工作方法，那麼，在農村中工作和城市中工作一樣，同樣是前途光明，鵬程萬里的。山東蓬萊縣潮水鄉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的情況調查中就說明了這一點。據統計，三年來，潮水鄉在家的一百一十四個高小畢業生中，有百分之六十積極參加了農業生產。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在家的四十七個高小畢業生，已有十五個成爲全村公認的生產能手。

我們知道：史瑞芬也是在農村工作，她本人是個師範畢業生，她並沒有嫌農村落後，並沒有爲農村的困難所嚇倒，而是積極地和困難作鬥爭，積極地克服和解決困難，因此，在工作中取得了成績。遼西省義縣開州村的呂宜寶，自己是個中學生，由於他積極參加農業勞動，能以自己模範行動影響別人，能把農業技術知識和生產實際結合起來，被羣衆選舉爲開州村同興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主任，受到遼西省人民政府的獎勵。可見，農村中需要文化、需要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肯於和農民和農村結合，他們也就一定能够材盡其用。我們正在農村中建設社會主義的大廈，同樣需要千萬建設社會主義大廈的棟梁之材——如果他們確是棟梁之材的話。

金星獎章獲得者吳春安

給全國農村高小、初中畢業生的信

親愛的全國農村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同志們：

近來我在報紙上看到一些消息，說今年全國有很多農村高小和初中畢業生要按照祖國需要參加農業生產。還說有些同志想不通，一心要去當幹部，進大城市當工人。他們認為參加農業生產對國家的貢獻不大，自己也沒有前途。看到這些，我就想寫封信跟大家談談。

大家願意當幹部當工人，去建設祖國，這種願望是很好的；可是咱們祖國的建設是有計劃有重點的，眼下還不需要那麼多人去參加工業建設，祖國還要發展農業和其他事業，就說工業也需要農業來支援。拿我們農業生產合作社來說，去年一年就賣給國家三萬六千多斤小麥，十三萬多斤棉花，在銀行存款五千一百五十萬元，還買了一千萬元的國家經濟建設公債。我們大力支援了國家的工業建設，這就是我們對國家的貢獻，今後我們還要貢獻得更多。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就是大家辛辛苦苦勞動換來的，農業勞動也是這中間很重要的一部分。現在，咱們的農業生產是比較落後一些，但是咱們有黨和毛

主席的領導，有工人老大哥的幫助，咱們天天在進步，天天在往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上走。拿我們社來說，由於社員們的努力和組織起來集體經營的優越性，連年都豐產。一九五二年有豐產地五畝，平均每畝收穫籽棉一千零二十一斤六兩，創造了當時全國棉花最高產量紀錄。我們社裏已經有三十六頭高騾、大馬和好耕牛，還有一套馬拉的機器農具和其他公共財產。社員們的生活也變了樣，比以前好得多。不過兩年，不但全村農民入了社，全鄉四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也統一起來，成立了農業生產聯合社。我們全體社員情緒都很高，大家都決心聽毛主席的話，在國家總路綫的照耀下向社會主義前進。

要說到前途這問題，我想總不能單從自己來打算。只要我們老老實實地勞動，好好在勞動中學習，把國家建設好了，自己也會不斷進步，每一個人的前途都是光明幸福的。我們社裏的李國富從高小畢業後，就下定決心參加農業生產。他在社內積極工作，被大家選為模範社員。現在他擔任着社裏的會計員、學習委員，青年團已經接收他為團員。青年團員孫福慶也是高小畢業生，他在我們社裏擔任保管股會計員，工作負責，勞動好。鄰村的女青年王蘭英已經和他戀愛結婚了。還有我們生產聯合社的秘書、青年團員王建鎬同志，他是個初中畢業生。他下定決心長期在農村工作，為實現國家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為發展農業生產而努力。他情緒飽滿，處處帶頭，去年冬天，被社員們選為模範工作者。我社還有很多青年，都和這三位同志一樣，並不想過現成的好生活，他們要用自己的雙手，用自己的勞動來建設美好的家鄉。他們滿懷信心，開展愛國

增產競賽。這是新中國青年應有的優良品質和遠大志向。黨、政府、青年團和我們全體社員都非常愛護他們，設法培養他們。

親愛的全國農村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同志們：你們是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幸福青年，是祖國建設的一支生力軍。如果你們不能升學，我希望你們堅決愉快地帶着你們的文化知識到農業生產戰綫上來。我熱烈歡迎你們，我願意和你們攜起手來，共同努力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支援工業建設，把我們偉大祖國建設成一個幸福的社會主義國家。

吳春安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九日

（中國青年報）

吳明亮

——在農業生產戰線上貢獻自己智慧的一個中學生

高捷

從一九四九年年底到一九五一年秋天，吳明亮一直在苦惱、煩悶中過日子。

他原在太谷城裏一個中學校二年級唸書，整日苦心用功，連句閒話也不說。他想：初中以後高中，高中以後大學，唸下書有了本事，名利雙全，頂賴也能當個「清清閒閒」的教員。可是想不到爸爸在一九四九年年底非讓他回家勞動不可。爸爸從小房無一間地無一壠，兩個肩膀挑着一家子過活，過分的勞動把身體受壞了，雖說現在還不到五十歲，地裏的活一個人却無論如何扛不下來了。起先，他還打算說服爸爸，後來，爸爸冒火了，說：「你唸吧，你的老婆、孩子你去養活。」吳明亮沒有第二條路走，只好扛起鋤頭上了地。渾身像抽了筋，沒一點勁兒，在地裏幹活，幹得幹得就想起學校，想得好得好像自己就在學校。突然一怔，才知道自己是在地裏哩，心一冷：「唉！我這輩子完了。」

他參加了光榮的勞動，內心裏却像偷了人。上地時走村邊，生怕碰見人，回了家二

話不說栽在炕頭蒙頭睡覺。有一次，他進城去拉糞，正好碰見馬晉峰老師。他當時羞得低下腦袋，真想鑽到地縫裏。馬老師問他：「拉糞來了？」他嗯了一聲，吆喝着牲口緊走過去。團裏開會他總是坐在牆角裏一聲不吭，村上開大會，不緊逼着他也不出門。那時村裏人也議論，說：「明亮唸了幾年書也扯淡！」

二

當村裏的人用譏笑的口吻議論吳明亮的時候，張拴保心裏卻把吳明亮看中了。張拴保是一九三八年入黨的老共產黨員，現任中共北沙河鄉總支副書記，可是從小給人放牛放羊一字不識。在村裏作工作，難免要看文件寫個條子什麼的，村裏識字人不多，有幾個架子又太大，求人家寫個字，不知道要費多少唇舌。吳明亮是青年團員，中學生，把他培養起來幫助工作多得勁啊！從此，張拴保就常有意識地接近他。一九五一年秋天實驗「整黨」，黨支部又吸收吳明亮參加。黨對吳明亮集中地進行了培養教育工作。

整黨開始，講社會發展史，吳明亮開始興趣還不大。到後講到共產主義社會，吳明亮一聽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時，鄉村和城市不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間的本質差別消滅，越聽越愛聽。中共太谷縣委書記郭春華同志特別報告了蘇聯今天農村的生產和農民的生活情況，吳明亮被這些美麗的遠景吸引住了。他看到在黨的領導下，農村前途光明燦爛，個人前途也是燦爛光明，就心開眼亮了。他覺得和村上的人們在一起渾身爽快，

獨自一個反倒孤零零地不好受。他自動地爲青年們讀報、講報、教他們識字。青年們都說吳明亮唸得清，講得透，不愧是個中學生。

以後，縣上就選派他去榆次專署開宣傳員會議。那次，他參觀了晉華紡織廠。他看到母親用手都紡不下那末勻那末細的線，機器居然給飛快地紡下了；母親卡答卡答織一天才織幾尺布，那機器一天就能織好幾疋。他心裏激動得很，機器能幹這末細的活兒，又幹得這末快這末好。拖拉機種地就更不成問題了，一定也會種得又快又好。他帶着一顆興奮的心回到南沙河村。

一九五二年春天，縣裏派下幹部要在村裏試建農業生產合作社。縣裏的幹部在羣衆大會上把農業社的性質、前途和種種好處講了個一清二楚。吳明亮聽得心裏嘖嘖亂跳，一個勁想：「啊，社會主義不遠了！」身旁張拴保低聲和他說：「明亮，咱們組織農業社，你參加不？」他馬上回答說：「參加！」張拴保知道他父親有些保守，又問：「你父親同意嗎？」他說：「不同意也得參加！」

果然父親不同意。吳明亮雖把道理講了千千萬萬，爸爸依然想不通：怕多打不下糧食，怕別人多分自己少分。最後還算不錯，他爸爸來了個折衷辦法：讓兒子帶了一半土地入社，自己留一半土地單幹。

三

剛成立起的社雖然只二十一戶，但要啥經驗沒啥經驗，真不好辦哪。

一吃過早飯，農業社門口就堆滿了人，開懷嚷嚷等着社長分配活計。社外的人們說：「那是人市兒，看秋後分糧時打架吧。這還不要緊，要緊的是農業社的賬簿不好記。白子信當會計，農業社人雜事多，他記不來，加上各種制度不健全，支出收入混亂一攤——」農業社的賬是桿麵杖。「賬簿不清，社員們在地裏動彈心裏老不踏實，這個說：『受上一年還不知給誰受哩！』那個說：『啥時也是人家握筆桿的人佔先。』還有，發工票也是一個問題。有一隊是王留只發工票，這老漢從小當羊倌，大字不識，光能發，不能記。工票沒個記號，這家丟了，那家拾了，有的把工票放在衣袋裏叫老婆洗衣裳時給洗壞了，所以算賬時沒個稽考，吃虧的有，佔便宜的也有，這又是社員們心裏的一疙瘩病。」

那時，吳明亮當的是一個生產小組長兼記工員，他記的工一清二楚。他想：農業社的賬真的就沒個清楚的時候嗎？不會吧，我看總能記好。但他又沒這門技術，只得不啃聲，好好動彈。

吳明亮雖然是個中學生，但因為從小家底不好，常跟着爸爸上地，莊稼活兒都能來一手。另外，又識字，懂些科學知識，接受新東西來的快。照社長張拴保的話說，就是社裏有了吳明亮，容易推廣新農具和新經驗。比如說，張拴保從城裏扛回張七吋步犁，他

親自把步犁給送到地裏，社員們也不使用。社員們說：步犁是一面面，咱們社水地多，地塊又小，不能用。張拴保看着步犁成了掛犁了，沒多少辦法。吳明亮說我拿上到我組耕去。步犁把地翻了老深，種上的高粱、小麥比那一組也好，人人信服了新式步犁。不等張拴保發動，吳明亮倒串通了許多社員又買了三張。再說栽棉花那件事吧。縣裏在一九五二年號召棉花密植，可是大家不信棉花密植能多摘棉花，種稀了。怎辦呢？縣農林科有人說能補栽。張拴保動員大家栽，誰相信呢？人們說：栽棉花？「神仙」也栽不活。又是吳明亮，不等老張動員，就和老張相隨上地栽了一些，株株成活，全社棉田才全部補上。這年年底，社裏評選模範時，吳明亮被大家選成模範，那張獎狀就和他的結婚照片並排掛在了牆上。

四

到第二年春天，省府農業廳調農業社會計受訓，學習新式賬簿。社長張拴保決定讓吳明亮去受訓。他一聽挺高興，但他不說新式賬簿不懂，就是舊式賬簿也不摸門，心裏又有些着慌。他在那裏努力學了兩個月，竟學了全套本領。

吳明亮回來擔任了社裏的會計。社員們不相信小夥子能記好賬，「白子信管了多少年賬都鬧不清，他學了三八兩天就能記好？」社員們常堆到桌子跟前問這問那。張拴保社長也不放心，一來是在太谷縣用新式賬簿的農業社這村還是第一個，不要因為吳明亮

鬧不好，影響了新式賬簿的推廣；二來是耽心小夥子也像白子信把賬簿攪成「一鍋粥」。然而吳明亮記的賬頭對腳對，分毫不差，十天一小結，一月一公佈，不管那個社員名下，該啥是啥沒半點含糊。社員們上地帶勁了，說：「有咱這會計了，只怕你受不下哩，差不了半點點。」不過，那工票還是個問題。

張拴保社長有了這末個好幫手心裏自是喜歡，但他老耽心吳明亮在前進的路上走彎道。他愛和明亮談：「作啥事也要和羣衆商量哩，離了羣衆咱們就沒能耐了」。吳明亮把這個老共產黨員的話句句記在心裏。他和社員們商量和張拴保研究，終於又把工票問題解決了。賬簿上立有社員們的戶頭，社員手裏有蓋着各隊符號印章的工票，另外，每個社員還有勞動日證，小組有記工簿。丟了工票有勞動日證、分戶賬和小組記工簿，不怕給你少算，拾得工票也不能冒領。而且勞動日證還可隨時告給每個社員：他每月的勞動是不是按計劃完成了，社員們也可時時看出自己勞動的收入，激發勞動情緒。吳明亮接着又研究了蔬菜的過賬方法。過去的菜賬不清楚，主要是制度不嚴。誰要沒錢了，就可挑上菜進城賣去，回來隨意報賬。吳明亮在制度上規定，拿菜時過秤、開傳票，回來交賬時又得有現款和傳票，於是，保管蔬菜的人、出菜的隊、經手人和會計上都有憑執，幾方面卡住，一點漏洞也沒有了。

到現在，吳明亮的這疊賬，真成了社裏的寶貝，不管是訂全年生產計劃，或者是檢查幾個月社裏的工作，都離不開他。